

*Чжан Юн* 张勇

##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ОБЫЧАЕВ «ОХРАНЫ МОГИЛ» В КИТАЕ НА ПРИМЕРЕ ЗАХОРОНЕ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ЛЕТЧИКА Г.А. КУЛИШЕНКО В ВАНЬЧЖОУ<sup>1</sup>

中国守墓习俗考：以万州库里申科烈士陵园为例

**Аннотация:**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анализируется китайский обычай ухода за захоронениями на примере могилы командира эскадрильи советских бомбардировщиков Г.А. Кулишенко (1903–1939) в районе Ваньчжоу. Летчик Г.А. Кулишенко прибыл в Китай для борьбы с японскими захватчиками, участвовал в подготовке китайских пилотов и героически погиб в 1939 г. И по сей день во время праздника Цинмин (День поминовения усопших) местные жители приходят в парк Сишань (г. Чунцин) на могилу Г.А. Кулишенко, чтобы почтить память героя. В ходе проведен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автор статьи приходит к выводу, что между древними и современными китайскими обычаями ухода за захоронениями существует ряд различий. В уходе за могилкой Г.А. Кулишенко прослеживается влияние традиционных китайских обычаев, в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региона Башу (княжество Ба и царство Шу), древней территори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провинции Сычуань.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СССР, летчики, Анти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охрана могил».

**Автор:** ЧЖАН Юн 张勇, доктор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профессор, Институт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 Сычуань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9, ул. Ванцзянлу, Сычуань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Чэнду, пров. Сычуань, КНР, 610064). E-mail: zikai99@163.com

---

<sup>1</sup> Статья публикуется в составе избран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XXV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науч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Китай и Восточная Азия: философи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культура» (Москва, ИКСА РАН, 5–6 июня 2024 г.).

**ZHANG Yong**

**Chinese “Tomb Guarding” Customs:  
The Case of the Grave of the Pilot Gregory Kulishenko  
in Wanzhou**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hinese tomb guarding custom, using the example of the Wanzhou grave of the Soviet pilot G.A. Kulishenko (1903–1939), the commander of a bomb squadron. He arrived in China to fight the Japanese invaders, participated in the training of Chinese pilots and died heroically in 1939. To this day, during the Qingming Festival (All Souls’ Day), local residents come to the Xishan Park in Chongqing city, to the grave of G.A. Kulishenko, to honor the memory of the hero. In the course of the conducted research, the author comes to a conclusion that there is a number of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customs of “tomb guarding”. Caring for the grave of G.A. Kulishenko has been influenc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customs and inherits the folk customs of the Bashu region (the Ba principality and the Shu kingdom) – the ancient territory of modern Sichuan province.

**Keywords:** Soviet Union, pilot, anti-Japanese war, “tomb guarding”.

**Author:** ZHANG Yong, Ph.D. (Literature), professor,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29, Wangjiang Road,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Province, PRC, 610064). E-mail: zikai99@163.com

## 一、引论

重庆万州区西山公园的中心，有一座烈士陵园，里面长眠着一位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而牺牲的原苏联飞行员。以一对母子为代表的当地人民，守护烈士陵园已经长达半个多世纪。其实，这种自愿、自动和自发地看护被视为英雄的人物的行为，在中国源远流长，体现出了人民对于英雄的感恩和缅怀，同时也教育和激励了生者。

这位堪为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杰出代表的飞行员及其战友的壮举，无论对于研究探讨中国抗日战争，还是了解认识中国传统文化，都是很有价值的。不过，迄今为止的有关抗日战争的学术著述，皆无记述 [王道平 2015: 225–227]；甚至只详及美国空军的事迹，而忽略苏联红军的功勋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2005: 2698–2808, 2818, 2820]。这当然是不应该的。

## 二、抗击日本侵略：苏联英雄喋血长江

这位前苏联飞行员名叫格里戈利·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Григорий Акимович Кулишенко，1903~1939），1903年10月出生于苏联乌克兰共和国中部、第聂伯河右岸的切尔卡塞州（Черкассы）切列宾镇（Черепин）。1925年，加入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曾任村党支部书记。1929年，参加苏联红军[中国社会各界抗战百杰 2017: 134-136]。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一段南满铁路，诬称系中国军队所为，遂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侵占东北。是为“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正式开始。1937年7月7日，在北平西南宛平县（今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蓄意制造军事冲突，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史称“七七”事变或“卢沟桥事变”[中国大百科全书 1992: 519-524, 498-499, 759]。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从1931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2日正式签署投降书为止，中国人民进行了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在这期间，得到了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的大力支持；而在1942年之前的战争的初中期，最主要的国际支持就来自前苏联。

1937年8月21日，中华民国南京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其后又签订了三个信用借款条约和军事航空条约，包括1939年6月的《中苏通商条约》。此外，更先后派遣了300多名军事顾问和专家、2500多名飞行员来华参加抗战。这些赴华飞行员和随来的飞机，组成了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在对日空战中，有236名飞行员壮烈牺牲。



1938年1月，重庆成为中国战时首都 [重庆通史 2014: 150-151]。1938年2月开始，日军持续对重庆进行无差别轰炸，妄图以此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迅速结束他们所谓的“中国事变”。

正是在此背景下，1939年6月，为了遏制日军对重庆的大轰炸，库里申科和考兹洛夫（Козлов）受苏联政府派遣，各率一支DB-3型远程重型轰炸机（ДБ-3，即“达沙式”）大队来到中国。两个大队共24架飞机，机组成员大都来自苏联扎波

插图1，格里戈利·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

罗热空军第3航空旅；库里申科时任苏联空军少校，苏联空军志愿队大队长。抵达成都后，全力配合中国空军作战，并负责训练中国飞行员。

1939年9月1日，法西斯德国进攻波兰，欧洲战争爆发。9月14日，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9月29日，库里申科所在大队首次从成都太平寺机场起飞，成功地远程轰炸了入侵广州的日军。

10月3日，库里申科率领全大队12架飞机，再次出击汉口王家墩日军机场，炸毁敌机40多架、击落6架。

1939年10月10日，蒋介石批准了《国军冬季攻势作战计划》。10月14日，库里申科等人驾驶着20架飞机，分两批出击王家墩机场，摧毁敌机100多架[舒德骑 URL]。连续两天，共计摧毁日机近150架[张胜林 URL]，致日军飞行员和地面机械人员200余人伤亡，开创了“中国空军‘轰炸史的新纪元’”[张胜林 URL]。

14日完成任务凯旋时，苏军编队遭到日军孝感机场3个飞行大队、26架战斗机的狙击。苏联空军击落了6架日机、击伤了10多架日机，自己也有2架飞机受伤。其中1架，带伤回返成都基地。库里申科驾驶着另外1架沿着长江上行，不得已迫降在万县（今重庆万州区）红沙碛附近的猫儿沱江面上。机枪手李列索夫和轰炸员里奥斯斯基顺利脱身，受重伤而体力衰竭的库里申科不幸随机沉到江底，壮烈牺牲，时年仅36岁[抗日英雄谱 2015: 66]。

1939年11月6日，库里申科的遗体打捞出水。在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后，被安葬在了万县城边景色壮美的太白岩下的白岩书院旁边。

1958年7月7日，迁葬到西山公园。

### 三、安眠中国土地：本地民众守护缅想

西山公园，跟万州人民反抗英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密切相关。库里申科烈士长眠于此，实为相宜。

#### 1、重庆西山公园

西山公园，位于重庆市万州区北滨路中段的王牌路13号。1925年，当时

插图2，《现实》杂志1939年第6期



的四川省军阀杨森创建，是重庆市建园最早的公园之一；名为“万县商埠公园”。

1926年9月5日，英帝国主义的军舰悍然向长江两岸的万县城区开炮，致中国军民死伤达1000余人。是为“九·五”惨案，也称“万县惨案”[中国大百科全书 URL]。惨案发生后，当时在万县开展革命工作的朱德，为纪念死难者，将公园改题名曰“九五”公园。

1928年，又更名为“西山公园”，遂沿用至今。

1938年12月2日，侵华日军开始了对重庆的战略大轰炸。在大轰炸初期，位于四川与湖北交界处的下川东的万县，损失最大。1940年7月28日，日军飞机从湖北宜昌飞至万县疯狂轰炸，民众死325人、伤273人。其中无人收敛的100多死难者骸骨，被收葬在西山公园内，上建石塔。是为“万县大轰炸白骨塔”。该塔现位于西山公园内的西山动物园内。



插图3，  
白骨塔一（作者2024年3月31日拍摄）



插图4，  
白骨塔二（作者2024年3月31日拍摄）



插图5，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  
(作者2024年3月31日拍摄)

1946年，西山公园内又建成了“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以纪念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川军将士特别是下川东烈士。



## 2、库里申科烈士陵园

1958年以后，1939年10月14日牺牲的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前苏联飞行员格里戈利·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与中国抗日勇士和中国死难者埋葬在一起，在西山公园共同受中国人民悼念和瞻仰 [中国文物地图集 2010: 290-291; 万县市文化艺术志 1996: 136-137]。

插图6，库里申科烈士陵园全景  
(2024年3月31日拍摄)

整个陵园占地面积1600平方米，由大门、影壁、纪念广场、壁雕、烈士铜像、墓碑和墓室组成。影壁正面，行书、阳刻金色大字“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背面，行书、阳刻金字大字“中苏两国人民以鲜血凝成的友谊万岁”。



插图7，库里申科烈士铜像  
(2024年3月30日拍摄)





插图8，  
库里申科烈士影壁  
(2024年3月30日拍摄)

墓碑正面和背面，分别用中文和俄文刻着：  
在抗日战争中为中国人民而英勇牺牲的苏联空军志愿队大队长  
格里戈利·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之墓  
(一九零三—一九三九)

一九五八年七月七日立

陵园建成后，库里申科的妻子塔玛拉、女儿英娜和外孙谢尔盖·古什涅廖夫，曾前来祭扫。

1958年国庆招待会上，周恩来总理对应邀前来的库里申科妻子和女儿说：“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库里申科。”

俄罗斯驻华大使馆 [汪佳 2018；汪佳 2019]、乌克兰在野党和切尔卡塞市市长等，亦皆前来悼念和参加有关纪念活动。

当然，万县和其他中国各地人民，每年清明节和其他日子，亦经常前往缅怀追思。



1987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库里申科烈士墓园为四川省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

插图9，库里申科烈士墓室  
(2024年3月30日拍摄)

2000年9月，重庆市人民政府公布库里申科烈士陵园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

2009年3月，库里申科烈士陵园被命名为第五批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保护单位。

2009年9月10日，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库里申科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入选的外籍人士只有两位，另外一位为美国人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 1905–1972）。2014年9月1日，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说：

抗日战争时期，苏联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来华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他动情地说：“我像体验我的祖国的灾难一样，体验着中国劳动人民正在遭受的灾难。”他英勇牺牲在中国大地上。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位英雄，一对普通的中国母子已为他守陵半个多世纪。

### 3、中国百姓守护英灵

习近平主席所说的“一对普通的中国母子已为他守陵半个多世纪”，指的是在西山公园工作的谭忠慧和其儿子魏映祥。

1959年开始，谭忠慧主动请缨，开始负责打理西山公园，库里申科烈士陵园就是她重点照顾的对象。“每天早晨，谭忠慧6点起床，做好早饭后，就带着儿子来到园里，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万州天气热，晚上要不停地巡视每个角落”，“经常是八九点才能回去”[赵宾 2013]。

1977年，谭忠慧年纪大了，行动不方便了，也退休了，她将看护烈士陵园的重任托付给了自己的儿子魏映祥 [舒德骑 URL]。其实，魏映祥的父亲即谭忠慧的丈夫魏光德，1939年时只有15岁，就在万县附近的梁平机场做过地勤，就远远地看见过苏联援华的飞机。守护烈士陵园，“是平凡的，也是平淡的，甚至是枯燥的”。魏映祥认为，“需要你定下心来，抵住诱惑”；“我从母亲口中听说了库里申科的故事，我又告诉我的儿了、孙子，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金文兵 2013]。

从1959年到2024年，母子两代持续守护格里戈利·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烈士陵园已达65年。

除了重庆万州区西山公园的陵园，武汉解放公园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镌刻了15位烈士的名字的生卒年份；其中，也有格里戈利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可惜，当地民众已然很少了解这段史实了[谌达军，胡洁等2013]。

2015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纪实电影《相伴库里申科》，讲述的就是这对母子的故事。



## 四、看护英杰陵墓：华夏百姓延续传统

必须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守墓习俗与现当代守墓行为，还是有区别的。万州一家人延续守护前苏联空军飞行员陵园，即受中华传统习俗影响，又传承了巴蜀地区民风。

### 1、中国守墓风俗

《尚书·武成》：“释箕子囚，封比干墓。”可见当时已然有墓。然而，当时的墓只是埋葬死者后，将土推平而已。此等墓，自然不需要人看护。

封土隆起的，则称为坟。《汉书·刘向传》：“孔子葬母于防，称古墓而不坟。曰：‘丘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识也。’为四尺坟。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闻之，古者不修墓。’盖非之也。”颜师古注：“墓，谓圻穴也。”可见坟的主要目的，在于辨识埋葬处。孔子为母亲墓修坟，且称“古者不修墓”、“古者不修墓”，则仲尼（公元前551～前479）生活的时代，建坟尚未被视为正统矣。不过，夫子为坟，亦表示建坟已经很流行了。

守墓人的出现，应该在坟盛行之后。

现知较早的文献记载，为三国时代。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昔者菩萨，守戒隐居，不慕时荣。依荫四姓，为其守墓；若有丧葬，辄展力助。丧主感焉，以宝惠之；所获多少，辄还四姓 [大正新脩大藏经 1924-1934: 19]。到了东晋，就比较普遍的了。如东晋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摩诃僧祇律》就有5处提及“守墓人”或“守墓者”。

上援史料乃汉译佛典、可能只反映了印度情况。至于中土墓祠，或称兴起于西汉 [冯尔康 2009: 176]。只是，这种观点可能保守了一些。《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墓旁，起初不一定有祠堂之类的建筑物；然后来“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则冢旁定有配套设施吧。至少，孔丘弟子已经是典型的守墓人矣！也就是说，中土守墓习俗至少始于春秋末年。

南朝梁沈约《宋书》袁湛所记，则足以证明南朝此风已炽：

世祖大明三年，幸藉田。行经湛墓，下诏曰：“故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晋宁敬公，外氏尊戚，素风简正，岁纪稍积，坟莹

浸远。朕近巡览千畝，遥瞻松隧，缅惟徽尘，感慕增结。可遣使祭，少中永怀。”又增守墓五户。

大明，南朝宋孝武帝年号。大明三年，公元459年。

延及赵宋一代，守墓更漫漶至民间。宋佚名小说《西山一窟鬼》，就有数处讲到“看坟的人”、“看坟的”或“看坟”。

朱明一代，凡纳入政府祀典的坟墓，例有官家安排的“坟夫”，费用由政府付出。《[崇禎]義烏縣志》卷七《物土考·徭役》：

王忠文公坟夫一名，银贰两。遇闰，加银钱六分。

上述守护格里戈利·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烈士陵园的母子，其实也领取工作津贴，要不他们无法生活。

不过，在西山公园修建格里戈利·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烈士陵园，以及这对母子照料陵园，都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于为抗日战争献身的外国友人的深深敬佩和永远怀念。

## 2、巴蜀民风熏陶

巴蜀民风，向来淳厚。特别是事关国家民族大义时，社会各个阶层絕不含糊。

《四川通志》卷十二“忠义”言：

河岳日星，为乾坤正气。人生其间，秉五行之灵秀；而依阿洪涩，不能以成仁取义自任，非夫也。蜀在往代，为用武之国。当其时，忘家忘身、大节不夺、赫然为光岳伟人者，固自不乏。

至于国朝，殄氛靖寇、用张仁义之师、而临难殉节之臣、慷慨从容、见危致命、太史公所谓“与日月争光”者，兹其人欤！至若乡闾之贤，慕义强仁：或因公愤发，为国干城；或力庇一方，好行其德……

同书卷三十八之五《风俗》又说：

《诗》称文王之化，行于南国江汉之间，渐被之。然则蜀土之淳风，有自来矣。其未列于十五国中者，或以其附见于二《南》，非畧之也。厥后文翁之教育、武侯之政治，后先接踵，俗称近古。历代以来，习尚与时移易。

今则幸逢盛世，仁渐义摩，翕然向化。蜀虽边徼地，秀者服《诗》《书》之泽，朴者安耕凿之常；孝弟力田，敦本务实。彼夫輶轩至止，问俗采风，莫不颂圣主至德、涵濡引恬、引养有自、然登时雍而臻风动者矣。

看护英雄坟墓，就是千载绵延的淳风忠义的具体体现也；守墓之人，亦堪称“慕义强仁”的“乡闾之贤”吧。

当然，这种巴蜀民风，也普见于中国其他地区。

## 五、余论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全力转向保家卫国。1941年12月8日，日军袭击珍珠港，轰炸菲律宾，登陆马来亚，发动太平洋战争，美国始鼎力支持中国抗争。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前苏联的援助功不可没；特别是在1942年前，贡献远超美国和英国等国家。这一点，连美国历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

1938年初，中国人能感到不那么孤立了。布鲁塞尔会议至少已表明关心远东局势的多数国家一致同情中国。苏联正向中国提供数百架飞机和数百门大炮。俄国飞行员正到达重庆。

中国军队不完全是单独作战，朋友们的援助——或者缺乏这种援助——对国民党人抗日斗争的性质有重大影响。从战争一开始，蒋介石就对外国的援助和调停寄予巨大的希望。西方民主国家确实同情中国抗击彻头彻尾的侵略行径，但它们的同情转化为物质援助毕竟太慢。相反，倒是苏维埃俄国成了国民党人的第一个异常慷慨的朋友。……1937–1939年期间，苏联供应总数大约为1000架飞机，2000名“志愿”飞行员，500名军事顾问以及大量大炮、军需品和石油。……这些源源不断的援助，到1939年9月欧洲战争开始以后才减少。但是，苏联的援助一直延续到1941年希特勒军队开进俄国。……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请求援助反应比较迟钝，并且态度暧昧。 [剑桥中华民国史 1994: 595, 657]

实情就是如此。

俄罗斯有一句成语：“谁也不会忘记。” (Никто не забыт, и ничто не забыто)

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前苏联，包括以格里戈利·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烈士为代表的前苏联援华飞行员在内的，包括其他所有为中国反法西斯斗争作出过贡献的前苏联人民，都会永远为中国人民所牢记和缅怀。

### 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писок

《重庆通史》/周勇主编： [История Чунцина / Чжоу Юн (ред.)]. –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年。

《大正新脩大藏经》/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小野玄妙等编 [Заново отредактированная Трипитака годов Тайсё / Такакусу Дзюндзиро, Ваганабэ Кайкёку и др. (ред.)]. – 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1934年。

冯尔康：《中国宗族史》 [Фэн Эркин. История кланов в Китае].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 / 费正清、费维恺编，刘敬坤等译：[Кембридж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Китай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1912–1949) // Фэй Чжэн-цин, Фэй Викай (ред.), Лю Цзинкунь и др. (пер.)].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金文兵：《寻访苏军烈士守陵人》 [Цзинь Вэньбинь. Посещение хранителей могилы советского павшего героя] // 武汉晚报，2013年3月27日。URL: <https://news.sina.com.cn/o/2013-03-27/015926650373.shtml>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27.03.2013).

抗日英雄谱：《历史永远铭记的抗战面孔》 [Герои антияпонского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я: лица, навечно вписанные в историю].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年。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Передовая Анти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

舒德骑：《从太平寺机场起飞直捣敌阵》 [Шу Дэци. Вылет из аэропорта Тайпинсы, атака по вражеским позициям] // 成都日报. 2017年2月17日。URL: <https://www.163.com/news/article/CDEL4E6V000187VI.html>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17.02.2017).

万县市文化艺术志 [История куль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города Ваньсянь].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

汪佳：《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参赞一行到库里申科烈士陵园祭奠》 [Ван Цзя. Советник посольства России в Китае с сопровождением почтили память павшего героя Кулишенко] // 万州时报，2018年9月29日。URL: <https://www.cqcb.com/county/wanzhou/wanzhounews/2018-09-29/1124947.html>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29.09.2018).

汪佳：《俄罗斯联邦驻华大使馆代表团来万参加库里申科牺牲80周年纪念活动》 [Ван Цзя. Делегация 11-го посо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Китае прибыла на 80-ю годовщину гибели Кулишенко] // 万州时报，2019年10月15日。URL: <https://www.jpzwz.com/news/JPWZ3A1NIC2Y.html>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15.10.2019).

王道平：《中国抗日战争史》 [Ван Даопин. История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ой войны].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

张胜林：《1939年中国空军两炸汉口机场，摧毁敌机近150架》 [Чжан Шэнлин. В 1939 году китайские ВВС нанесли два удара по аэропорту Ханькоу, уничтожив почти 150 самолетов противника] // 武汉晚报，2013年3月28日。URL: <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3/0328/c172318-20949334.html>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28.03.2013).

赵宾：《半个多世纪的守望——活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库里申科》 [Чжао Бинь. Более полувека на посту – живущий в сердцах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Кулишенко] // 人民政协报，2013年3月28日。URL: <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3/0328/c85037-20947221.html>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28.03.2013).

《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历史”卷)》 [Больш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Китая (История Китая)].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

《中国社会各界抗战百杰》 / 朱成山、杨颖奇主编 [Сто героев японско-китайской войны из всех слоев кита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 ред. Чжу Чэншань, Ян Инци]. – 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17年。

《中国文物地图集“重庆分册”》 [Атлас памятников культуры Китая. Чунцин]. –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0年。

## References

重庆通史, 周勇主编 [A General History of Chongqing, Zhou Yong (ed.)] (2014). 重庆: 重庆出版社. (In Chinese)

大正新脩大藏经, 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小野玄妙等编 [The New-edited Triptaka During Taisho Period, ed. by Takakusu Junjiro, Watanabe Kaikyoku, et al.] (1924–1934). 东京: 大正一切经刊行会. (In Japanese)

冯尔康 (2009). 中国宗族史 [Feng Erkang. A History of Chinese Clan].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In Chinese)

剑桥中华民国史 (1912–1949年), 费正清、费维恺编, 刘敬坤等译: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3,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J.K. Fairbank and A. Feuerwerker (ed.) (1994)].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Part 2. (In Chinese)

金文兵: 寻访苏军烈士守陵人 [Jin Wenbin. Searching for the guardians of the tombs of Soviet martyrs]. 武汉晚报. 2013.03.27. URL: <https://news.sina.com.cn/o/2013-03-27/015926650373.shtml> (accessed: 27.03.2013). (In Chinese)

抗日英雄谱: 历史永远铭记的抗战面孔 [Anti-Japanese heroes: faces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that will be always remembered in history] (2015). 北京: 新华出版社. (In Chinese)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Frontal battlefiel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2005). 南京: 凤凰出版社. (In Chinese)

舒德骑: 从太平寺机场起飞直捣敌阵 [Shu Deqi. Taking off from Taipingsi airport and attacking enemy positions], 成都日报, 2017.02.17. URL: <https://www.163.com/news/article/CDEL4E6V000187VI.html> (accessed: 17.02.2017). (In Chinese)

万县市文化艺术志 [Wanxian City Culture and Art Chronicle] (1996).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In Chinese)

汪佳: 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参赞一行到库里申科烈士陵园祭奠 [Wang Jia. The counselor of the Russian Embassy in China and his delegation visited the Martyr Kulishenko Cemetery to pay homage], 万州时报, 2018.09.29. URL: <https://www.cqcb.com/county/wanzhou/wanzhounews/2018-09-29/1124947.html> (accessed: 29.09.2018). (In Chinese)

汪佳: 俄罗斯联邦驻华大使馆代表团来万参加库里申科牺牲80周年纪念活动 [Wang Jia. A delegation from the Embass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China came



to Wan to attend the commemoration of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Kulishenko's death], 万州时报. 2019.10.15. URL: <https://www.jpwzww.com/news/JPWZ3A1NIC2Y.html> (accessed: 15.10.2019). (In Chinese)

王道平 (2015). 中国抗日战争史 [*Wang Daoping. The Hist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In Chinese)

张胜林: 1939年中国空军两炸汉口机场, 摧毁敌机近150架 [*Zhang Shenglin. In 1939, the Chinese Air Force bombed Hankou Airport twice, destroying nearly 150 enemy aircraft*], 武汉晚报. 2013.03.28. URL: <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3/0328/c172318-20949334.html>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28.03.2013). (In Chinese)

赵宾: 半个多世纪的守望——活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库里申科 [*Zhao Bin. Guarding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 Kulishenko in the hearts of the Chinese people*]. 人民政协报. 2013.03.28. URL: <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3/0328/c85037-20947221.html> (accessed: 28.03.2013). (In Chinese)

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历史”卷) [*Encyclopedia of China. Chinese History Volume*] (1992).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In Chinese)

中国社会各界抗战百杰 / 朱成山、杨颖奇主编 [*One hundred of Anti-Japanese War Heroe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n China, Zhu Chengshan, Yang Yingqi (ed.)*] (2017). 南京: 南京出版社. (In Chinese)

中国文物地图集“重庆分册” [*Atlas of Chinese Cultural Relics. Chongqing Volume*] (2010). 北京: 文物出版社. (In Chinese)